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



詩一

徐光宗 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繞澗新添數百竿
故人書為報平安
似聞謾々山風響
正想陰々夏簟寒
老大不能窮
蠹簡歸來便暇掛
塵冠一杯且覓林間
約莫枉山王廢舊歡
姑山夜聽莫撫幹
彈琴流水操南風

故山不在眼遠想流水聲佳人南風手起
我澗谷情十載厭鞀鼓囂塵亂鳴鉦蕭然
洗病耳為鼓一再行度險微斷續奔前忽
琮琤淒風拉遠響薄月當微明亂石拱高
下回環亦崢嶸吾歸正自尔猛士方西征
年少勇過我犬羊羶王城請更平戎操盡
掃河洛清

送沈傳曜

卞峯摩青空東望烏氏

光宗諱同

豈忘宿春糧

終愧一欵門邂逅此相遇傾懷得徐論人

言解牛刀要使口劇煩未悟清廟器朱絃

列壘尊十我衰百慮息但念三畝園王師

肅征西萬馬先雲屯何力償賜履緬慙羨

歸軒寄聲舳舻舟想見浮雁村清冷尚可

釣無使雪水渾

八月二十日

口覺涼風入軒窗自亦幽漫能持麈尾終憶
釣槎頭口我從添老愁予不為秋新醅知
孰未衰謝若為酬

偶書為山亭五首

為山亭下小嶺岼只欠蕭蕭竹數竿但遣
飛流時漱玉且將歸興為翁寬

其二

微風似与洗庭除石枕蛮藤不負予八尺

方林聊已足可須仍要讀殘書

其三

僚吏相哀白事稀抱琴時有弄清徽何妨
共倒樽中綠不怕鳴驩問道歸

其四

羶穢初聞潁水清東君更復過蒙城應須
鄂渚兵同入賊壘聊煩畫劇平

其五

使節交馳數路分
頗知肝食念前軍
疾須圖上金城策
一見真當勝百聞

次韻程伯禹贈宗室趙朝請

人物相望不並時
使君水鑑有真知
未論理窟傾三語
只闢詩壇自一奇
擾：干戈猶戰伐
紛：薄領更喧卑
應須便作高軒過
好德何人佐我儀

次韻程伯禹用時字韻見寄二首

衰病侵尋豈故時
暮年懷抱祇公知
強論出處初無意
底有文章更好奇
王氣山川士元自
壯歸心茅竹敢卑口
中原趣下王正曆
盡使遺民復漢儀

其二

漢道中興此一時
虞亡不臘尔何知
地中鳴角無多恠
堂上論兵固有奇
夢櫟那求梁棟遠
搶榆正羨羽翰淮
陽汲直猶高卧

願看簫韶集鳳儀

送表弟晁公耄

巖邑相望數竒聲田十年湖海最闗情談

鋒尚憶傾甥舅髻雪何堪數弟兄飽讀父

書聊自足深知民事却須評揚旗且逐樓

船下萬里波濤本不驚

公耄說之子罷遂昌令頗能言浙東

事民

題晁公耄惠崇溪山

荒林翳宿莽脫木寒無煙不知三間茅中

有凡醉眠山遠尚見雪江空欲吞天歸舟

定何許滄波方渺然

再賦

惠崇殘筆老猶竒袖裏溪山每自隨欲識

滄波無限意此間惟許當家知

觀化堂編校舊書

赫日真能永微風亦自涼故應便北戶何

敢厭東牆汲水聊為戲
繙書却未忙平生
閒与懶并覺味偏長

又

翰墨他生業人山林晚歲心
那知身已老但覺意增深
投塵誰能話扶筇可細尋
晚來庭鵲喜似恐有歸音

憶朱氏西澗

澗下流泉澗上松清陰盡處有層峯
應知

六月水壺外未許人間得暫逢

又

憶向中流置竹林萬錢無處買清涼
只今路斷無來客自撥新篘醉几場

雨後為山亭獨卧

雨過虛簷氣稍清卧聞刁斗起連營
几看薄月當軒過驚見陰蟲繞砌鳴
洵江南浮靜夜寥々北斗掛高城
白頭心事今如

許慚愧兒童話請纓

七夕

七夕仍殘暑三年記此宵
傍簷依領月歌枕聽江潮
歎大何妨拙槎回未覺遙
可須論乞巧河漢望星橋

送王陞歸知果州

何處西南是果州黃甘殊勝本
奴洲使君自喜鄉閭近
騷客仍憐井邑幽盜賊燕秦

猶未息山川楚越已先秋
原頭兵馬今多少更与將軍論木牛

祈雨

老農酣歌望捫腹旱魃何為敢予毒
九淵再拜款神龍仰空但見屯雲族
天公愛亦自惜我愧無功神弗福
願看一洗注天瓢未須震暴如車軸

今羊又

今年淮西十戲胡騎王師盡掃無餘類武
王伐紂報豐年今者驕陽豈天意東求三
茅西采石塔中至人肯徒視明朝掣電駭
翻盆婦子猶能飽遺滯

再至任後遣模歸按視石林四首

巖石三年別君恩未許歸從誰尋草徑為
我款荆扉舊遠山千疊新添竹一圍故人
如見問端欲掛朝衣

其二

白髮萱堂上孩兒更共懷弄孫那得見將
母竟難諧已絕功名望猶疑出處乖此心
終未穩何處復安排

其三

挿架環千軸傳家有舊書展舒慙几案涼
曝闕庭除破屋防懸溜殘編足蠹魚好湏
重檢校扁鎖莫令疎

其四

細路穿南嶺新松几許長
毋庸馳馬足祗擬轉羊腸
便作高亭好初非乱石妨
兩溪渾在眼似欲見帆檣

祈雨未應復請於茅山
采石庶几遂得之

苗當七八月之間甘膏不濡
何太慳飛塵蓬勃晝欲暝
坐睨雲物占群山五日一風

十日雨天方勤民助明
主作書未敢頌風伯寄謝
群龍少勞苦

又

群龍分馳不難興俗謂五月二十日以後為分龍雨
噴薄

雲霧隨飛騰中田勿憂旱
兆圻倏忽便看盈人內溝
塍老農何功報神力但趣
官租飽軍食中原捲盡胡
無人尔土明年便開

闕

余每歲病肺徃々坐達旦去冬以來
餘軍身偶不作遂得安眠

衰孱每苦病相纏粗喜今年勝去年未說
清樽酬薄醉且欣高枕得安眠風塵不報
邊烽入聖澤頻聞好語傳時詔書屢下存撫江北流人
可是淮陽真卧治滿囊空費大農錢

聞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
漢上

再見狂胡力請平將軍無事罷屯營傳軍
已割淮孺地牙帳仍收鄂渚兵勝日身猶
堪杖策衰年耳自厭鳴鉦角巾初了東歸
約安用區々峴首名

東園作草堂新成二首

官舍如何有草堂野人熟處自難忘池開
月映千山迥檻靜風生六月涼幽徑也從
穿別圃小舟還似過橫塘深知幕府文書

省盡付甘眠亦未妨

其二

密覆花荒茅已數重中開別戶更相容苦

無公事妨人樂多有清閒借客慵南浦潮

平分賸水堂前池與北山路近得青松栽

北山松在翁歸意何能緩新築高臺見卧

龍園中舊不見山因積土作臺遂見蔣山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四年身不到吾廬應處仍堪托左符閉閣

漫憐公事少投簪敢託田宦情無車聲早

已吞窮塞使指何時返舊都故作茅堂開

水檻要知心在自江湖

徐光宗立相過

茅齋一曲傍寒灣邂逅終年伴我閒契濶

易驚成歲月追尋空復望江山暫容客枕

聽踈雨時久旱遙想吾廬掩舊闌落莫歸

心誰与話坐談聊為起衰顏

同諱宗立游蔣公謂寶公塔王荆公

墓晚過草堂寺周顥故宅也

我居在城府再至俄二年豈無山水心可
奈薄領纏今晨偶乘輿適此賓從賢零雨
洗驕陽谷中聽流泉憑高快遠覽正見江
浮天至人本無心与我常周旋誰云喚不
應汝意自不度余自到鎮每雨賜禱麥壠

稍已滋橫水漲微漣佳城倚華表拱木埋

貂蟬暮過草堂寺借榻聊暫眠不復聞怨

宦茅口但連延歸路踐落日群峯鬱相先

回風送遠響墟里生晚煙吾廬悵何許東

望良慨然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涼寺再用前韻

大江洶西來故國今几年我衰倦登臨坐
愧隻行纏忽驚山陰集邂逅來群賢俛仰

弔前古高談注淵泉千巖過宿雨餘潤滋
麦天頽蒼翳崖壁過午不得旋像佛再經
始時兵火後寺盡毀此邦心亦虔稍欣臺
殿新廢治依淪漣坐懷馬化龍僅作螳捕
蟬相傾支掣電詎暇安枕眠六飛暫東巡
恨尔不少延孽胡久凋殘屈已今我先衰
憊乘一障無功記凌烟乞身自茲始此計
君儻然

又明日復同光宗立摠領吳德素運
使章思召過天禧寺登雨花臺再

同前韻

言經朱雀桁復度白鷄年去歲謝公不可
見廢壘蔓草纏三日瞰郊垆所懷多昔賢
坡陁北城光宗北城有誰可作九泉石頭
控崢嶸目盡西南天定都記孔明赤壁方
凱旋孫權定都孔惟初鼎足計用意良已

慶更作長干行秦淮亂清漣殘春掃餘花
密葉未有蟬高臺略四遠綠野浮芊眠午
陰久未移幽景為我延使君固不凡况有
嘉客先老大百念息爨餘豈遺烟了知塵
外心本自無間然

與光宗

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有山不能歸坐愧三十年

余營石林今冠

服豈不榮狙猿強包纏惟餘緇衣心未敢

忘賢、他日得吾子匣藏駭龍泉衰頽為

為興起此賜寧非天羯胡玩兵久亦悟終

好旋扣關復請吏搖尾志頗慶休兵固有

期撫事猶涕漣投懷幸傾瀉知子非寒蟬

十日對榻語夜窓了無眠賈生待宣室趣

席方招延願上治安策何者今當先我行

返故廬趺坐着爐烟功名會及時佇子論

燕然

用前韻送光宗立

畏作親友別况復非中年身如三眠蚕已
老翻自纏却來守江關從事寧獨賢經年
兩大入燿火通甘泉石林豈壺中亦自有
一天采薇敢言勤誰与歌勞旋上書苦祈
哀傾寫志已虔坐懷北山巖未見西溪漣
人言搏風鵬不及翳葉蟬共挽携手客可
忘曲肱眠首鼠信禿翁胡為尚遷延子來
幸暖熱愧我一飯先清詩似鳴玉想見藍
田烟索去胡乃遽臨分重依然

為山亭晚卧

瘦石聊吾伴遙山更尔瞻泉聲分寂歷草
色借廉纖玉粒時能飽霜毛日更添平生
踈懶意况与病相兼

次韻方仁聲惠文編

地年落筆坐生風下舍諸郎敢長雄操縵

不能陪衆手，斲輪終自付。
良工鏡湖漫憶，歸狂客漢上。
誰從過德公會，向南溪尋舊約。
別開小徑，共相通。

戲方仁聲四絕句

戲弄扁舟泊宅村，却尋三徑築茅

光宗諱同雲

邊。此意誰解，贖作新詩，與細論。

其二

水檻新開似院花，傍溪湏更作浮槎。
祇應

屢費王弘酒，時要清樽對落霞。

其三

不惜囊錢信手空，荒田却暇望年豐。
天公可是憐風月，判遣詩人一例窮。

其四

盧橘楊梅已及時，我歸先自在前期。
平生不作宣明面，浪愧將軍建鼓旗。

仁聲舊居城東泊宅村，張志和常所

遊也今從西溪作雲茅菴因東臯
為小亭號茅光宗諱同欲傍溪開水檻
久無資會郡守有饋之酒五十壺
不敢飲亟易之乃克成有田數十
畝常苦下潦余居石林與雲茅南

北正相望故四章皆及之

次韻馬叅謀蔣山開堂飯素

邂逅聊憑法供真茲山誰謂我非鄰相追

更喜同枝策得意遙知了斷輪幽事要須
塵外侶好詩仍借鏡境中人歸來袖裏傳
新句驚放巖花作小春

諸幕府見和復答二首

一勺清甘寄悟真八功德水在定林寺覺

城東路更口鄰臺傾劫火無遺燼寺經兵火盡焚

地轉奔風有伏輪但遣籃輿從口守深知
幕府盡詩人登臨莫忘千秋意不必山陰

記暮春

其二

欲眠遣客笑吾真
愛酒空林羨汝鄰
歸計

已甘從短帽倦途
何止畏奔輪
高車不用

三千客淨社須期
十八人尚許一樽
仍破

戒黃柑催釀洞庭春
是日客會者二十餘
人以齋集不用酒

次韻馬叅謀新作山亭

家山千仞聳亭
夢遠茗溪千里青
苦厭

簿書迷老景坐懷丘壑
寄頽齡
稚川可復

尋勾漏靈運能忘過永寧
疊石且從開小

徑寒芳仍喜報餘馨
天工未暇藏遺巧
物

態何曾有遁形
散策便思穿窈窕
沉釣真

欲釣清冷已看袖裏携
東海端向籬中得

画屏半世生涯皆福地
不妨歸更侍祠庭

余前後領崇福明道洞霄宮祠九任二十
一年時方又上章乞歸

方叅議用前韻記嘗過予石林次韻

答之

不復襄陽寫孟亭
草齋人道是丹青
那知客自從文舉
但恠山能養百齡
世味無多真潦倒
歸心欲寄每丁寧
遙聞迳竹添新影
更想巖花作遠馨
馨夜宿未應真怨別
江鷗須信久忘形
地偏故逐淵明遠
風好常隨禦寇冷
痴坐正憐塵滿案
醉眠終倚石為屏
瀛洲學頌追賦尚
記滄波接洞庭
卞山後即太湖正
與洞庭東西兩山相望
徽宗皇帝挽歌詞五首
制作三王舊憂勤
一紀餘豈惟成禮樂
真欲混車書黼宸
猶丹陛颺輪忽紫
虛帝鄉歸路穩無
復顧樓居

其二

帝業承衣袂
映天倫映棣華
千年乘接統
四海自為家
畢郢終何恨
蒼梧邈已賒
廟堧

驚指顧行路泣悲加

其三

脫屣終無恋遺弓故不忘金盤徒自聳玉
椀且深藏付托歸真主經營有舊章柏城
森渭水空愧寢中郎

其四

卜宅軒臺近因山禹穴深綴衣驚在匣黃
屋本非心海濶青雲隔天高白日沉秋風

無馬迹惆悵屬車音

其五

浴殿陪書詔甘泉叅侍臣虛傳遊帝所不
復從時巡効死終何日餘生漫此身攀髯
如已矣渾涕灑江濱

哭趙叔問

劉氏盤石宗略分天下半斯文獨更生落
落公族剋探書到千古極意在理亂故宜

蕭長倩憂國共長筭我懷崇蘭居多學真
一貫束髮踵癯儒長繁媚空案曾中行秘
書領略能默斷埋光久不暴玉石終自判
中年立周行杞梓見修榦雍容視出處未
可亟招喚坐令護都水不特美先漢荷囊
侍丹宸正訝歸稍緩口馬棄天閑一往謝
羈絆黃爐壚閉白玉萬事風雨散訃來為
失聲涕落傷老伴孰知錦囊心無復銀鈞

腕柯山渺何許日月忽已換平生渾金質
反覆要熟看口寶琢寒泓誰口撫遺玩尚
有千字碑臨長嘆叔問三衢新居号崇蘭
館字画尤妙蓄硯甚富
皆竒程致道作埋銘叙其事甚詳

銘

端硯銘

紹興己未六月臣某待罪建康之明年皇
帝以所嘗御硯賜臣某再拜稽首而為之

銘曰

咸池之淵奎鉤所直發為天地號令攸出
惟泰山雲膚寸萬方帝澤之儲而臣之歲

新坑端石硯銘

望之盜然不耀其光即之璫然不暴其剛
下巖之澤竭取之其陽是為雲者初耶猶
以見其祖之良

李師蘭硯銘

劇之勿利挹之勿稿毋漫其歲不貪之寶

晁激仲琴硯銘

鳴不為球拱不為壁有軫匪絃寓此盈尺
孰謂大者訖歲無聲勉子筆端士發其鏗

車

二井銘

紹興壬戌六月甲子建康府新作二井於

州治前銘曰

予者不窮取者不爭用惠我民以安其生
毋瀆其煩毋厭其多我民資之視彼濤波
左銘

吏之勤民如井日勗民之從吏如井日趨
惟吏為民毋或自戾敝則斃之以閱百世
右銘

似菴銘

草堂東北隅有地四丈結茅為小菴時方

求歸未遂或曰甚有似乎吾廬也乃名之
似菴而為之銘曰

惟大匪肖其似者誰曰似之非我敢期
穹然覆盂甚狹而廣請視吾廬為一為兩
贊

東山圖贊

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
道林四人像作東山圖玄度超然萬物之

表見于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
觀安石膚腴腴秀潤着屐反首与道林語
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如相酬酢皆得其
意于俯仰走趨之間筆墨間遠妙絕一時
無住道人少人規模伯時為余臨寫真贗
殆不可辨更數十歲安知天下不有伯兩
時曰各為之贊曰

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為往而竟斯止

曰遠遊者以是為遊疾走息陰彼將安休
右許玄度

翰墨之娛以寫萬變不償一姥笑叢山翁
袖手縱觀我行故遲豈以懷祖樂此逶迤
右王逸少

韞玉于山燁然不枯我現此容非山澤儒
却顧何為東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屐
右謝安石

一世所驅顛倒軒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
從容三人亦躡其後人誰無言聊一牽手
右支道林

法眼禪師真贊

八萬四千大悲寶目問此多目孰為正觀
惟阿那律無目而視問此真目畢竟安在
是法眼者猶為金屑有法無眼有眼無法
稽首導師五蘊皆寂悲現慈現等大圓鏡
頽然方牀如夢中事山河大地一切消隕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終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書後

書高居宴集後

元祐末余与居宴同奉進士試春館數往
來舅氏晁無咎家時張文潛為右史二公
一時後進所推尊每得居宴果擢第一胡
右丞欽宗諱夫見其所賦主聖臣直聲言於
衆曰此豈賦耶殆有韻陸宣公奏議尔時國

論頗厭文弊初復唐宏詞科居寔首中選
復為第一于是名稱日聞已而坐上市排
黨論久不得調卒邑：不得志以死余後
不復見居寔然間有出其所為詩文者每
見每竒始天下名文章稱無咎文潛曰晁
張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靖
深獨若不得已于言者二公各以所長名
家不以相易而居寔之文氣和而思遠言
約而理暢超然常出事物之外而觀者觀
有餘味故人以為似文潛紹興己未余守
建康居寔之子紹持其遺文一編相示兵
火散亡之餘所存蓋十一覽之太息追數
徃游俯仰如前日事居寔之志既不得伸
于生以著後世者惟其文章又不幸不得
盡傳于後為可哀已乃書其後歸之且以
嘉紹之能不墜其業也

書明皇吹簫圖後

此周昉畫家舊有南唐手摹本筆跡如屈
髮今亡之矣其傍有海棠一二枝寧王坐
其左執板者黃幡綽也此本出梁仲謨家
僅存其五六爾明皇末年暇時自造但如
畫中亦安得有馬嵬事耶紹興庚申二月
十二日夕陰初晴為山亭與何彥發同觀

書鄒氏志欽宗諱同曾祖陰德詩後

某初任為丹徒尉獲拜忠公齒尚少辱引
與論當世事及立朝行已大方諄々累數
百言如訓子弟至今不敢墜也今觀此詩
知公之節有自來矣而復能推其所以
與人不獨私其身君子之愛人有若是乎
人惟不知陰德故以善為不足為而不為
以不善為不可為而無不為是欺天也陳
平自謂多陰謀後世即廢至曾孫何果先

國後力營之終不復得而于公以決獄之
故責報于定國如執左契取寓物天人之
間此特其小者耳忠公碩大光顯既已有
驗于前而位不配德減孫達方將有後于
魯此詩不但邰氏傳寶其家願与天下強
為善者共之也

書傷寒泊要後

王仲弓人物高勝雖貴公子超然不犯世

故居官數自勉博學多聞尤長于醫及与
前世婁昌言常頴士來道方諸子遊嘗云
疾之傷寒所在無歲不罹其患然治法有
證傳于經絡効于日數者不可差以毫釐
張仲景書在世如法家有刑統苟用之皆
當可使天下無冤人而庸醫多不解其見
于形候者亦不盡審是既不能用法又不
能察情以故殺人不知其几何因推仲景

書作傷寒證治發明隱興雜載前數人議
論相与折衷又恐流俗不可徧曉復取其
簡直明白人讀而可知者刊為治要曰苟
能窮疾之所從來而驗之以候按吾書而
用之雖不問醫士可得八九此仁人之用
心也余嘗病東南醫尤不通仲景術乃為
鏤版与衆共之使家藏此書人悟此術豈
特無冤人而已調護之不失其宜服餌之
不失其節雖使至于無刑可也覽者尚無
忽焉

書陸探微獅子画贊後

陸生板画天下惟此本初留建康境中唐
太和間李文饒鎮浙西徙置于鎮江：露
寺余猶及見焉元符初甘露火板亦隨燼
常恨絕續世不復見忽有得東坡所摹以
獻會府治草堂成因傳寫為照壁屏之陰

筆墨之妙雖不可追然尚可想其髣髴亦以存建康故事之一云
書方勺雲茅漫錄後
仁聲余少時識之塲屋中博學多聞不專為舉子文詞尤刻意作詩客揚州帥丞相蘇公子容厚禮之喜交當世名士遇其所合傾家資具饌歌呼飲酒窮日夜士亦以此樂從之遊家坐是貧仁聲不悔也既老結廬吳興西溪之上因誦杜子美詩至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欣然以為与其意會乃名其居曰雲茅菴平生詩文甚多皆隨手散去不復錄獨取近歲所存藁次為雲茅漫錄十卷余鎮建康仁聲年七十六矣間關自吳興特來見余意尚不衰曰我亦安用此尚使後來居是溪者知有吾姓名尔兵興以來四方游舊零落殆盡存者

不過三四人仁聲又居同鄉時、往來其
可無一言然仁聲自言嘗從方士得服氣
煉形法其貌瘠而不枯風月勝時好士者
能數載酒往返其為雲茅之儲固亦已也
乃書其後歸之

書唐李弼告後

右按晉州刺史李弼告紙書字細如蠅頭
皆已漫滅其僅可辨者如此余見唐告多
矣未有以帛書者按唐後關

天序
程致道集序

紹聖末余官丹徒信安程致道為吳江尉
有持其文示余者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
也政和間余自翰苑罷領宮祠田士居吳
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以不得
調寓家于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
有不獨見于其文者即其移書當路論以

言取士孰不幸因此自表見其趣各有不
同若槩論其過一斥不復錄天下士几何
可以是盡棄之乎并上其文數十篇宰相
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
會有間之者復得閒移然宰相知之未已
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為郎議者翕然
始恨得之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為
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蓋嘗論當孔子
時固以患直道為難行而毀譽之不可信
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
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者
亦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于天下而天下
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于初一夫搖
之不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
亦莫敢不謂然其善之効歟今觀其文精
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

道名俱今為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
奉亳州明道宮云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終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四

記

紬書閣記

孔子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古之君
子未嘗一日不學也故傳說告高宗亦曰
念終始典于學而譬學于殖不殖將落者
原伯魯之所憂也建康承平時號文物都
會紹興初余為守當大兵之後屯城連營

城郭鬱為榛莽無服儒衣冠蓋嘗周易無
從得于是凜然惧俎豆之將墜勉營理學
校延集諸生得軍賦餘緡六百萬以授李
官使刊六經後七年余復領留鑰市廛五
方雜居生聚之盛雖非前日比然詢漢唐
諸史尚未有也顧余老且荒廢亦安所為
簡策念漢初去孔子氏尚未遠一更秦亂
而書亡五十一篇詩亡六篇周禮冬官盡

亡經且如是而况其他屋壁之藏幸得保
有其餘至于今尚存者孝士大夫相与扶
持傳習之効也今四方取向所亡散書稍
稍鏤板漸多好事者宜當分廣其藏以備
萬一公厨適有羨錢二百萬不敢他費乃
用編售經史諸書凡得若干卷聽事西北
隅有隙地三丈有奇作別室上為房屋以
遠卑溼為之藏而著其籍於有司退食之

暇素習未忘或時以展誦因取太史公金
匱石室之意名之曰紬書閣而列其藏之
目于左方後有同志日月增益之愈久當
愈多亦足風示我僚使士知仕不可不勉
于孝干戈將息而文治興有民人社稷者
亦皆思讀書無重得罪于吾先君子之言
云

其府學記

先王以武定天下必以文終之江漢宣王
南征之詩也其言兵甲車馬之盛脩矣至
于末乃曰矢其文德治此四國治道豈不
有本末乎衛靈公問陳子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子豈以軍
旅為不足孝哉以為知所以為俎豆則軍
旅無不可為雖曰我戰則克可也漢高帝

悉定楚地獨魯不下引天下兵欲屠之魯
中諸儒尚講誦習禮絃歌之聲不絕遂不
敢加兵而待其服大道之行固有不期然
而然者孰謂魯諸儒而能折高帝推而上
之舜舞干羽而有苗格謂之誕敷文德無
足恠者蓋理義之在人心莫不皆有苟未
至于絕滅不幸喪失雖至于犯上作亂徐
返其本亦必悔而知改故善為治者可待
之以變而得所向不可期之以絕滅而終
不返則文德其可一日廢于天下乎季校
固禮義之所從出而斯文之所先也建康
領江左八州之地于東南為大都會異時
文獻甲于他方舊有學在州之巽隅更罹
兵火城郭鞠為丘墟獨季宮巋然僅存顏
垣敗屋壁毀壓相藉生徒奔散博士倚席
不講紹興二年某始以安撫大使分鎮方

時自淮川北裂為盜區蜂屯承突擊鼓相
聞蓋欲葺而未暇後七年大駕還錢唐詔
以建康為留都蒙恩復畀居守視事之明
年輯寧荒殘流亡稍復民益安業于是喟
然曰可以有事于孝矣乃命其屬因舊址
盡撤而新之起己未孟冬訖庚申仲春凡
五月為屋百二十有五間闢其南向以面
秦淮增斥講肆列置齋廬高明爽塏固有

加于前不侈不陋下及庖園罔不畢具既
又作小孝于大門之東復命有司諏典禮
薄正祭器作新冕黼皆中程式覈其田之
在屬邑募民耕者千九百十五畝歲入其
賦為米若豆與麥五百四十斛有奇坊之
得自酌者三區歲入其課為錢百八十萬
有奇地之占府城得佃而居者八十有五
所歲入其租為錢六百七十五萬有奇各

有圖籍以時輸之凡廩給之費無有欺匿
乃以上丁釋奠于先聖前期率群執事齋
于兩序蓋諸生無不從視滌省牲惟謹昧
旦夙興遵豆在列肴酒靜嘉幣篚潔嚴史
告時至以次就田位正湯垂紳佩玉鏗鏘
降登伏興卒事無違禮成受釐濟爵于阼
覲者數百人皆駭其其所未見無不太息
感動退而揖所与祭者而告曰嗚呼子衿
之作鄭人之所耻也是不知在鄭何公然
傳載然明欲毀鄉校子產不可則當子產
時鄉校蓋復存是鄭之季未嘗終廢有子
產則能興之焉四方用兵踰十年季校之
列于郡國者其亡与存我不敢知惟天子
以仁孝勤儉泊天下克復大業願与中外
休息還之承平者蓋終食不忘也上帝監
覲亦既歸我河南之地兵革漸息惟舜宣

王之德于茲將興吾邦號陪都視定鼎邦
鄔宴為宗周是亦風化之首其復有季自
今始肉食者其可不推子產之為鄭以人
求先聖眷、俎豆之意相与先後輔成我
君之志布衣常帶亦必有宏達英偉之士
拔于草萊接踵繼起由此而出以共濟一
世者子大夫尚勉之皆曰唯遂為記刻之
石後來者其有攷焉

建康掩骼記

建康承平時民之藉于坊郭以口計者十
七萬有奇流寓商販遊手往來者不與建
炎己酉冬虜既大入十一月壬戌南渡自
漂水徑趣浙留其偽大師張真奴分兵五
百薄建康軍相杜充率麾下北去知府事
陳邦光以城降虜由是未盡肆其虐別築
城于西南隅以居取城中器械子女金帛

儲之禁吾民毋得出州城明年夏回自浙
東五月復至建康与所留兵合丙午入城
始料其强壯与官吏以兵圍守于州之正
覺寺散取老弱之遺者悉救之縱火大掠
越三日府寺民廬皆盡乃擁衆去凡驅而
与俱者十之五逃而免者十之一民死于
鋒鏑歾榜者盖十之四城中頭顱手足相
枕藉血流通道傷殘宛轉于煨燼之間猶

有數日而後絕者官、繼收復又二年烏
鳶所殘風雨所蝕阡陌溝渠暴骨皆充斥
行者更踐戲居者雜卧起与瓦礫荆榛相
半也紹興辛亥天子在會稽秋大饗明堂
詔凡虜所破州縣暴骨之未斂者官為募
為僧若道者收瘞累數至二百則得度于
是州之寺五得其肄業精勤者一十人益
以貧民之餓者食而佐之度城四隅高原

隙地各為穴以待藏出羨穀二百斛錢三百萬以給費為藉日較其所獲以時檢察之人欣然皆樂効力閱十九日得金體四千六百八十有七斷折殘毀不可計以金者又七八萬以次入于穴而城中之骸畧盡十二月甲子遂瘞虜之殘酷不道載籍以來未之有也惟天子仁聖將為斯民請命于上帝而不得則猶欲及其既腐之餘

昔文王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其葬未必廣也推其所葬以及其所不葬而天下知其可以王矣秦穆公越國而伐人及其敗也能封其尸君子猶許以霸天生斯民必使之生養蕃息以厚其終禍福与奪寔將聯之其曰得乎立民可以為天子殺一不辜惟得天下不為者名之曰好生之德然則自虜荐食中國奪天之所厚而殘之盖不

為量數而我天子方推其所以好生者一
二而收之于後天固享之矣合此億兆無
辜之冤則亦必有聞者虜之亡其無日乎
凡穴深廣皆二丈以其四之三歲骨其一
寔以土其上封皆高一丈東西門清涼寺
之南茶山之下者二北門張王廟之西北
麟虵山之下者二南門官道之西越臺之
下者二東門而士官道之北齊安寺之下
西者二合八冢督役者兵馬鈐轄拱衛大
夫寧州防禦使張禧都巡檢武翼郎王利
檢察者安撫大使司准備差遣奉議郎安
自求迪功郎沈正路工畢以狀上尚書明
年二月禮部給牒而度者華嚴寺五人能
仁寺五人保寧寺五人清涼寺三人壽寧
寺二人

建康府保寧寺輪藏記

維摩氏極天下之辯而反之于默甚為法
名之曰不二夫不二即一矣不言其一而言
其二豈以一猶為有在者歟道未始有二
也既以有物不得不裂為二彼自為二而
吾強欲一之必有廢其一以成其二者非
道之全也要有非一而不二者存焉尔何
特維摩氏為然孔子曰鄙夫問于我空々

如也我叩其兩端而謂為空云者豈有
物宴之者哉然猶意其墮于一也則叩之
以兩端蓋維摩氏所謂不二法叩之兩端
而知其所解則以吾之所知證彼之所知
可一牽而盡之矣之人也謂之鄙夫則可
謂之君子則不可佛以無所言而為一切
衆生無所不言以為有言不言是顛倒見
以為無言不言是斷滅見孰能辨其非一
而不二者乎自漢永平為佛者始持其書
入中國由晉宋歷唐至于今不絕梵語華
言更相發明傳其孝者又從而申衍之其
說遂充滿天下輯而箴之皆設為峻宇高
甍雕刻綵繪侈衆寶以為飾竭衆巧以為
工苟可以莊嚴者無不至梁普通復有異
人為之轉輸輪以運之其致意深矣吾少
時見四方為轉輪箴者無几比年以來所

在大都邑下至窮山深谷號為蘭若十而
六七吹蠡伐鼓音聲相聞襁負金帛踵躡
戶外可謂極盛然未必皆違其言遵其教
也施者假之以邀福造者因之以求利浸
浸日遠其本建寧府田保寧寺當承平時
于江左為名刹更兵火久廢今長老懷祖
守其故址于煨燼之餘十有四年堂殿門
廡追復其舊而一新之最後作轉輪藏余
鎮建康時見其始經營後四年余歸石林
祖以書來告曰藏成矣幸得記其本末祖
蓋正法眼傳其心者其為人潔而通靖深
而敏非徒以有為作佛事者也乃為推其
師之言合諸儒之說正佛之所以言以曉
世俗之弊祖當益以是振之夫方無所言
則維摩氏之默如大阿難等得道受記諸
大弟子皆不任問病及其無所不言則雖

現世音亦從聞所聞而入尔乃寺之興廢
係其時人之施舍係其力有不必記故不

書

書為山亭石上

紹興辛酉兀朮以衆二十萬入寇壬戌渡
淮據合肥二月辛未淮西宣撫使軍出征
癸酉渡江是夕敗賊前鋒壁歷陽丙子又
敗之于含山戊寅又敗之于巢縣己卯又
敗之辛巳復寇和州又敗之壬午又敗之
于金椒癸未甲申又連敗之于關口丙戌
又敗之于仙宗丁亥又敗之于柘槲己丑

遂敗兀朮于店步復合泐庚寅王師入廬
州賊盡過淮奔乙未班師乙卯獻俘于王
所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葉其記

祝文

到任謂先聖文

某聞鄉飲之禮雖不足解平城之圍而魯
人絃歌之聲或可以却秦道文德之用久
矣某幸無所成干戈之際再臨舊治潔齋
款謂有愧平生惟俎豆在列延見諸生追
求在泮獻馘之意使無子衿城闕之歎猶
不敢不勉惟先聖尚鑒臨之

到任謁諸廟文

某頃者待罪此邦初無以事神而和其民
今去之七年上不以其不能詔俾復臨土
舊治而益之留鑰之重其有媿于神多矣
強敵未殄民之凋瘵尚多徃者不及而來
者未知免盖惕然未敢安惟陰隲一方用
佑相其封守則神固有常德而其寔預受
其賜矣此猶竊恃以苟朝夕者神尚顧之

蘓于凋殘安輯之餘則某亦庶几免咎于
強勉泣事之始誠意殫盡此言必聞哀解

祈晴寶公塔文

惟我邦人仰依法蔭迫窮赴愬允有急而
必歸艱厄更嘗蓋無求而不應今茲淫潦
殆已彌旬苟朝暮之未回必高卑之皆病
願宏普濟俯鑒群情萬億有歲亟被秋陽
之暴十千並耦終償歲事之成庶俾豐穰
益蘇凋瘵

祈晴諸廟文

去歲夏旱民力未蘇今春牛疫繼之南畝
之艱亦已至矣而連月陰霖不已復將害
于秋成方中原有與王師在塗調糞屯戍
無非出于民者歲或不稔公私皆病神豈
重困之乎靈鑒不遠有禱必聞懇迫之言
不待再三尚祈昭荅在此朝暮願同凋瘵
均受神禧

所受縣縣

不計再三尚餘胡答

重困之乎靈靈之遠

無非出干只善為知

于林如古中意有與

之曠亦已

去歲夏旱

謝晴寶公塔文

入春多雨懼有害于

于茲陰亟蒙昭格盡

愈疲民之望官箴困

施無邊頌言莫罄

謝晴諸廟文

其待罪此邦將月將再周凜然念民事之
難未嘗終日敢忘比以陰沴先常預申嚴
請不踰旬浹卒落鑿臨寒氣既戡陽光訖
見農夫之慶已若有秋敢祇薦於菲誠尚
有祈于終惠

育林千畝惠

身農夫之壽已百有林植於萬年非始尚

能不解自其下之靈聖則寒風到猶所去結

雖本嘗文百其志以心常願申願

其利罪出下其再周稟然念月車之

祈雨諸廟文

眷茲江壩例苦愆冗適惟啟邑雨澤以時

布種既周秋成可望尚須霑霈以訖有收

願推濟物之慈更廣油雲之施仍均遠迩

俾獲豐穰豈徒一邦獨受大賜尚祈享鑒

克亮菲誠

哀亭非難

早謝豐野

願雖前陳

市對

卷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早暵之憂慄：危懼士遍禁百神曾莫肯

顧粵惟神龍呼吸雲霧是惟其戩奔走往

訴敢勤于行救此朝暮風馬在塗若聞指

呼一雨三日澗壑流注焦稿盡興如手親

拊敢曰時澤宴惟膏乳愧我不德孰逃神

怒仰懷威靈自以民故奠筭拜賜尚弗我

吐功成曰不言載肅徒御躬率邦人言餞

于路鼓鐘嘲轟旂纛翔舞神德在人既飽
既哺我獨何為永鏤肺腑

祈雪諸廟文

日已至矣二麥在田嗣歲之須時雪未降
方嚴彊事民力尚艱懼迫常賜敢以預告
願施沾渥川軫凋殘區、此心屢干神聽
惟其終惠無替厥初

三 祭文

祭謝侍郎文

仕以孝優業以志勤我行四方所居必群
 克踐斯言夫誰易君如耕磽田既蓄既耘
 剪其蒿稂待以雨露及夫既登靡宴不蕢
 如營大厦樸斲斧斤取材鳩工自楠及枌
 逮夫落成丹雘惟文念初斯送不寂載欣
 豈曰邂逅婚姻之云君亦謂我皂白太分

肯獨吾知掇彼澗芹一紀于茲世方糾紛
顧瞻茫々邈其無垠孰拯孰援蕩其稜氛
孰闢孰除士田大獵其麋磨中夜起數卧
不及昕斤謂此折衝豈惟三軍文武天子
允集大勲擢君不次葬其清芬豈弟之政
人飽其饋溫厚之誠士沐其醺胡不少留
遽殞江濱奉訃失声心焉如焚五尺之旌
三尺之坟已乎遂慈徃者如雲豈無善類
孰為蕕薰嗟我老矣童頭驚筋念昔許我
並隣桑粉今几何時倏閱朝曛君不可還
徒懷蒿焄古今同然逝波沅：尚有此詞
君乎猶聞

祭韓運使文

忠憲之德博厚溫恭左右仁祖既有顯庸
是生康公至于莊敏宜其孫曾百世不泯
侃：大夫莊敏之孫盎然慈和克紹其門
宣和丁亥從我許下二十二年如閱晝夜
持節西來再見江瀕從遊凋零存者几人
謂當周旋握手一病莫留遽告不起君晚
求道湛然虛明臨訣告我曠無遺情夢幻

去來君亦何有我獨悲傷哀此朋舊歛以
時服祭以家蔬君像在堂甚瘠而臞味君
之言僅隔晨夕隕涕陳詞尚君未食

祭周大夫文

文安手足同產五人其四先亡非君孰親
石林葳山同一雪濱百里而近寔相為鄰
我雖老矣來往莫頻話言相聞意則甚真
田君晚自言得妙谷神挾不死藥可閱大
椿云何不淑遽蛻囂塵幻化固然孔懷婚
姻四十三年如越暝晨中間憂樂曷可具
陳凌雲超然一笑天鈞揆君之智寧計此

身我獨何為
淚落霑巾緘
辭寓哀百念酸

辛

祭淨山主文

我葬先君于卞之麓遂將終焉因以卜築
惟時導師凜若冰玉惠然我從宴憇幽獨
西居既成左松右竹為山水牯各自放牧
今者何為棄我不復愧生滅想未免凡俗
無縫之塔照映巖谷是第一祖開山老宿
子孫無忘尚見遺躅欲知其勤視此喬木

顯祖贈太史惠國公焚黃文

某待罪建康之二年上不以爲無能過錄
其勞進戢資政殿大季士禮得通贈二代
是歲大享明堂賜我顯祖爵而詔之曰尔
祖實浮于名莫克究厥蘊惟尔慈孫嘗登
揆路用肇開國于惠以蔭庇于嗣人某隕
越感泣惧無以承天子休德而私竊自幸
我顯祖之遺烈餘懿寔獲暴耀九泉属以

再留闕寄不獲躬致奠謁夙夜不敢寧謹
遣魯孫男右宣義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制
置大使司書寫机宜文字模奉告歸省虔
薦于墓道尚明惟明靈鑒格某不勝淒愴
慘咽之至

顯考贈太保樊黃文

某不孝弗獲盡養于我顯考使之耄期百
年終身之憂未嘗一日而忘尚惟天子仁
聖時得追賁九泉潛德懿行猶以表見後
世頃初猶預聞政事驟越常典進位少師
後凡四當大禮有司限止法仍守舊秩
去年秋明堂禮成以某忝資政殿大學士
于是始開公爵有太保之命幽顯存沒其

寵綏之亦已至矣而其終無以奉承先志
仰圖報塞徒感悼震越不遑寧處復蒙誤
恩再守留鑰不能即歸省謹遣孫男右宣
義卽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寫
札宜文字模躬造墓下明靈不昧尚克鑒
臨其引領東望涕泣慘愴不知所言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四終



